



嶺東禪匠大顛禪師

勝
燾

在廣東佛教史上，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人物，其中以六祖慧能、石頭希遷為最著名，而嶺東大顛折服韓文公愈成爲千秋佳話，尤爲人所樂道。今且根據史料，對大顛之事跡作一簡介。本文擬分生平、得法於石頭希遷，傳法於潮州，與韓文公愈之關係、禪風五個方面論述之。

生平 據「潮州府誌」記載：釋寶通（七三二——八二四），號大顛，俗姓陳氏，一說姓楊。其祖先爲河南潁川人。高祖隨官於潮，遂爲潮人。生於開元二十年（七三二），幼時即聰穎異常。及長，博通經史。大歷元年（七六六），大顛三十六歲，出家於西巖，與藥山惟儼一同師事惠照禪師（疑即神照，爲潮州僧，南嶽懷讓法嗣）。後來兩人同遊南嶽，參謁石頭希遷。貞元元年（七八五），大顛五十四歲，住錫羅浮瀑布巖。貞元六年（七九〇），大顛回到潮陽，開辟牛巖，構立精舍，附近蛇虎皆遠去。翌年，又在西郊幽嶺下創建禪院，名叫靈山寺。出入寺廟，

皆有猛虎隨侍。當時，大顛已經徹悟了南宗宗旨，得到了曹溪的心法，有門人二千餘人，各地宏法。長慶四年（八二四），一日告辭大眾，安祥而逝。世壽九十三歲。著有「心經」、「金剛經」釋義。又曾經書寫「金剛經」一千五百卷，「法華經」、「維摩經」各三十部，藏於各名山大寺中。今俱已亡佚。其墓塔在靈山寺左側。唐末有賊啓開其塔，發現骨髀盡化，唯有舌根猶存如生。於是僧衆將它埋下，號「瘞舌塚」。宋時，當地居民又將塔啓開，唯見一圓古鏡而已，於是又疊石藏之，更號爲「舌鏡塔」。其神異可見一斑。

得法於石頭希遷 大歷年間，大顛至南嶽，參謁石頭希遷禪師。石頭問道：「那個是你的本心？」大顛答道：「現在正在言語的便是我的本心。」石頭便將大顛喝斥出來。過了十日，大顛問石頭：「我以前回答的既然不是我的本心，除此之外什麼是我的本心？」石頭道：「你除開揚眉瞬目外，將你的本心呈來我

看。」大顛道：「實在沒有本心可以拿給你看。」石頭道：「本來有心，你怎麼說無心？如果說無心，盡是謗法。」大顛頓於言下大悟。過了幾天，大顛侍立在石頭身邊，石頭問道：「你是參禪的僧人？還是州縣白喫齋飯的僧人？」大顛道：「弟子是參禪的僧人。」石頭問道：「什麼是禪？」大顛道：「禪是揚眉瞬目。」石頭又道：「除去揚眉瞬目外，把你的本來面目呈給我看看。」大顛道：「請大和尚除去揚眉瞬目外看取。」石頭道：「我已將揚眉瞬目除完了。」大顛道：「我將把本來面目呈給大和尚看了。」石頭道：「你既然將呈給我看，你的本來面目究竟如何呢？」大顛道：「我的本來面目與大和尚的不是大同。」石頭道：「我的本來面目與你無關。」大顛道：「本來無物。」石頭道：「你也無物。」大顛道：「既然無物，即是真物。」石頭道：「真物是不可得到的，你心裡的現量意旨正是如此。你要好好護持。」

傳法於潮州

大顛從南嶽回到潮州，住靈山寺。一時，學者四集。一日，上堂道：「學道之人必須認識自己的本心，將你的本心展示出來，才可以見道。常常看見當今的人認為揚眉瞬目，一語一默，馬上點頭認可，以為是禪宗的心要，這實在是未了本心。我現在給你們大家明白地說出來，各人務必認真聽取受持。你們只要除去一切的妄想雜念，這時呈現出來的現量，就是你們的本心。這真心與塵境，以及守認靜默時一點交涉都沒有。此真心即是佛，不等修整對治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為它是「應機隨照冷冷自用」的。你若窮究它的作用之處，了不可得。這叫做妙用，才是真正的本心。你們要好好護持，不能把它看得太容易了。」一個僧人問道：「見道的人相見時如何？」大顛道：「

早已不在其中了。」那個僧人又道：「見道的人到底如何？」大顛道：「你不應這樣提問。」又，一個僧人問道：「世間苦海波深，拿什麼作船筏呢？」大顛道：「用竹木為船筏。」那個僧人又問道：「怎麼才能度過苦海呢？」大顛道：「盲者依前盲，癡者依前癡。」有一天，大顛拿着痒和子（即如意）在廊下緩行，碰到一個僧人問訊，大顛拿着痒和子打他道：「你會不會？」那僧道：「不會。」大顛道：「大顛老野狐，不會辜負人。」其法嗣有三平義中（一作「忠」）、馬頰本空、本生等。居士韓文公愈誦潮時曾參謁問道於大顛。

與韓文公愈之關係

唐憲宗元和十四年（八一九），刑部

侍郎韓文公愈因諫迎佛骨，被貶為潮州刺史。世傳其「一封朝奏九重天」詩即作於赴潮途中。文公到潮州後，沒有人與他有共同語言（「無與話言」），聽說大顛的盛名，於是三次致書，召請至州衙，暢談十餘日，認為大顛能夠超然於形骸之外，以真理強化精神，不被事物擾亂（「能外形骸，以理自勝，不為事物侵亂」），甚為難得，因此與之常相往來。後來，韓愈祭海神到潮陽，專程到靈山寺參謁。不久，文公遷移江西袁州，又留官衣與大顛以作紀念。周敦頤「題大顛堂壁」：「退之自謂如夫子，原道深排佛老非。不知大顛何似者，數書珍重更留衣，」即指此。文公初謁大顛問：「大師春秋多少了？」大顛提起一串念珠，道：「你理會了嗎？」文公道：「不會理會。」大顛道：「晝夜一百八。」文公不明白，遂回衙門。翌日重來，到門前看見首座和尚，於是舉昨日之話請問意旨怎樣，首座和尚於是叩齒三下。等到見大顛，提起昨日之問話，大顛也叩齒三下。文公道：「原來佛法無兩般。」大顛道：「是什麼道理？」（下轉第21頁）

道，這勢必會使他對禪的本體產生一種理性的思辯。事實上，經他師徒之努力所創立的「五位君臣」理論，便將學人的知見與禪的本體、以及法界與真如本體之間的關係表現得夠圓滿了。在「五位君臣」中，明體昧用謂之「正中偏」，明用昧體謂之「偏中正」，雖明其體而於其用之認識未臻完善者謂之「君視臣」，雖明其用而於其體之認識未臻完善者謂之「臣視君」（或謂「兼中至」），祇有體用兼賅，達到「冥應衆緣」、「不落有無」的「非正非偏」境界，方是契於禪之大道之「兼中到」。石頭一出世即注重於禪之理論建設，訖乎洞山之出，乃將這種「偏正互互」之理論推向極致。這種向禪作高深層次的探索的道風之形成，無庸與洞山禪師對「佛性」作深層次的探索之因緣密切相關。

緣起是佛法的根本法則。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，驗諸世出世法，信然無爽。因而，由一禪師之悟道因緣去探索其禪風之形成，或許可對一位禪師乃至一系禪作溯源討論，以鉤深致遠，明其終始。有感於斯，以故聊陳前此四事以饗同仁。

（完）



（上接第32頁「嶺東禪匠大顛禪師」）

文公道：「剛才我問首座和尚他也如此。」大顛於是召來首座：「是你這樣對答的嗎？」首座道：「正是。」大顛便將首座打出院子。文公又一日對大顛道：「弟子軍州事繁，關於佛法的要點，乞師一句話指明。」大顛很久不說話，文公手足無措，不知所以。當時三平爲侍者，於是敲了禪床三下。大顛道：「你幹什麼？」三平道：「先以定力制止躁動，然後以智慧提示。」文公於是道：「大和尚的門風，巍峩高峻，弟子終於在侍者那裏得到了入門。」文公離潮後，雖有時聲言自己仍舊排佛，然大不如前之激烈了。這是由於文公排佛，大多從教跡而言，對於教義未加深究；文公遇大顛後，感到佛教對於心性的論述與開發，實有優於儒家之處。這樣，文公雖欲排佛，也就力不從心了。這不能不歸功於受大顛的影響。

禪風

大顛師承石頭希遷。石頭原爲慧能弟子，對於六祖心法有所領悟。慧能圓寂後，前往青原，從行思學禪，禪境日益深入。因此大顛爲慧能三傳弟子。從大顛得法、傳法的情況來看，大顛與其師一樣，特別注重內心現量的呈現，認爲它即是本心，而師徒對答等，只不過是爲了剷除凡夫情見、開發本心的手段而已。再者，大顛可能受到懷讓法嗣神照的影響（石頭也曾參學於懷讓），故其作畧似有馬祖大機大用的一面。總的來說，大顛的禪風於希遷的靈活細緻、機辯敏捷外，增加了棒喝等作畧，顯得門風高峻，連一代儒宗兼文豪也不得不折服。與其後之曹洞的回互叮嚀、親切綿密，雲門法眼的一切現成即事而真之禪風是有所不同的。大顛的禪法可以說是挺立天南，一枝獨秀的法苑奇葩！而大顛折服文公，更是成爲中國禪宗史、思想史上的千秋佳話，爲教內外人士所稱道。